

今世之嗜取者

范昌灼

唐朝著名的法家柳宗元有一篇只有一百多字的讽刺寓言《蝮螾传》，刻画了一个名曰蝮螾的小虫子。此虫虽小，但“善负”（好背东西）异常，凡遇物，皆贪婪“持取”而负之；又好上爬，虽因重负而“困剧”至极，却仍不肯罢休，直至力不能及，坠地而死。

这一“善负”小虫，有何寓指？下文曰：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日
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

由此可知，“善负”小虫实指当时的“嗜取者”；由此亦可知，“嗜取”者，贪财捞权喜之成癖也。

那时，唐王朝已渡过其极盛时期。尤其于安史之乱后，贵族、宦官，争相持政；藩镇割据，严重空前。这伙人，暴取豪夺，贪权争势，实与“善负”小虫无异，是群动摇中央权力，破坏社会经济，反动腐朽的“嗜取者”。柳宗元力主强化封建中央集权，施行进步革新，遂投之以锋利的笔。

时过境迁，然“嗜取者”犹存。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把好端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他们榨取民食于内，霸取资财于外，欺弱凌小，妄图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大、最馋、最凶、最危险的“嗜取者”。这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已二十余年了。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可是，“遇货不避，以厚其室”，“日思高其位，大其禄”的“今世之嗜取者”，却也还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着，存在着。他们聚敛财富，穷奢极欲，恨不能胀破胃口，一股脑儿将国家、集体资财吞而下之；他们伸手要官，捞柄抓权，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如此等等，何异于一千多年前唐人刻画的“善负”小虫！又何异于当时之“嗜取者”！

然而，却也有别。当时之“嗜取者”，为其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产物，并决定它存在的合法性与不可能被消灭。而今，是阳光浴、春风拂的崭新社会，新的资产阶级的“嗜取

者”，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的新毒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内，他们的存在是非法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嗜取活动是隐蔽的，他们的手法是巧妙的。他们或拉起“革命”的大旗，或设置栖身的“土围子”，或饰以迷人的伪装，两面三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应酬权变，纵横捭阖。君不见，现在刮起的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么？君不见，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企、事业里头，领导权被其“取”而代之以了么？君不见，文化大革命冲刷出来的林彪反党集团那个建国以来最凶残、最贪婪的“今世之嗜取者”么？！诸如此类，你道是怪也不？

也不怪。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因之，党员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变成“今世之嗜取者”，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但是，时代不同了。如果说，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嗜取者”在封建制度的保护下，还可以猖狂一时，那末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代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要想任意“嗜取”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而不受惩罚，那就是打错了算盘。对待他们，无产阶级的办法只能是用铁的手腕，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将他们扫进太平洋去！

行文至此，还不可不提及我们有的同志。他们受了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的影响，受了那种“资产”妖风的毒害，竟亦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那些“今世之嗜取者”不是同仇敌愾，反而私心慕之。有的组织上入了党，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有的身置革命营垒中，却不为人民献力；有的一旦私利到手，即安下营，扎起寨，建造起自己的安乐窝来，还自感甜滋滋，乐溶溶；有的甚而梦里也在细算，现在该轮到我来捞一把，享清福了。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同床共枕，堕落为“今世之嗜取者”将是随时可能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前事不可忘，戒作后事师。同志！不快猛醒，要待何时？

“东逝水，无复向西流”。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群众所掌握，定化为奔腾向前、力量无敌之革命洪流，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直至象列宁说的“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使“今世之嗜取者”永远绝迹！这就是结论。